

山野之秋

□叶剑秀

秋天真实地来了。

赏景、品秋是每年少不了的秋游规划。豫西鲁山县山区,地处伏牛山东麓,风光旖旎,秋景宜人。收获的季节,晶亮丰美的山间野果,令人心驰神往。

朋友说他的远房表哥就生活在山里,那里漫山遍野的山果可以随意采摘。于是相约驾车奔着几十公里外的山野而去。

进山的乡村公路虽蜿蜒起伏,但路况极好,沿途风景如画。终于到达目的地,朋友的老表王哥已经在村口等候。五十来岁的王哥是个敦实爽快的山里汉子。

王哥的家就在不远处,两层小楼,独门独院。庭院铁栅栏的矮墙上爬满梅豆、丝瓜的青藤。几丛成熟的梅豆,青衣紫衫,成串亮相,引来蜜蜂飞舞忙碌。门前一条小河流过,一块规整的稻田散发着谷禾清香,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。

王哥说,咱们上山打山枣去。山里人管采摘山枣叫打山枣,既生动又形象。

坐上王哥开的农用三轮车,我们出发了。豫西山区秋色如画,我们仿佛在画里穿梭,一时间竟忘了山路崎岖颠簸。

三轮车在一个山坳里停下。前面都是小道,我们下车步行。

一条瘦瘦的石径,时隐时现于葱茏的绿色画廊中。微风从头顶掠过,仿佛能听到宛洛古道上车轮和马蹄的声响。踩在被光阴淹没的石路上,忽然有了古风古韵的感觉。穿过一片树林,眼前开阔起来,满目的山野风光,点亮了山间的美妙秋色。

王哥对这一片十分熟悉。他边走边说,这里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很适合果树生长,结出的果子皮薄脆甜、味道纯正。山顶有几座瞭望台,据说是古时为看护山林果树建造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山上仍种植有大片果树,后来分到各家各户,但当地人不在乎这仨核桃俩枣,所以疏于打理。现在能找到的大多是野枣树。

翻过一道山岭,王哥停下来,手指不远处说,那边的沟畔上有两棵野枣树,咱们过去看看。走到近前,我们仰首望去,树上成串的枣儿玲珑闪光,俯身捡拾几粒跌落在地的枣儿,尝一口,果然脆甜。可惜的是,树下荆棘丛生,又在沟畔,不但不安全,而且打下来的山枣不好收拾。

我们继续寻找。又行一程,在一处山梁的草丛中,三棵大腿粗的枣树出现在眼前。山野的秋风飒飒作响,树上的山枣身穿红绿衣裳,一串串轻盈摆动。

王哥拿出布单展开,吩咐道,你们扯住四角,铺在树下。我们把两条布单围着枣树铺开。说话间,王哥麻溜地爬上树,躬身伏在主干高处,抱紧树干,使劲摇晃。顷刻间空中下起“彩虹雨”,玛瑙似的山枣翻着跟头纷纷落到布单上。

太阳偏西,王哥一迈腿坐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,我们满载而归。车上,载着豫西山野满眼的秋光和脆甜的山枣。

沁园春·重阳节

★何玉浩

九九重阳,露结寒霜,菊绽山冈。看雁横五岳,碧河潺流;鸟啼文峰,素月临妆。丹枫铺岭,层林尽染,万里菊桂竞吐芳。凝眸处,有清泉漱石,秋朗风凉。

佳节登临思乡,最牵念、故园黍禾长。品宝丰佳酿,横溢香飘;甘醇沁脾,余味绵长。休叹黄昏,骚人把酒,醉咏高歌向夕阳。凭栏望,看宝丰新貌,笑语盈堂。

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

★李剑友

宝岛归宗八秩年,海峡今日共联欢。
同文同种血缘亲,统一神州笃志坚。

忆抗美援朝75周年

★梁国强

抗美援朝出雄兵,松骨峰巅铁骨铮。
壮士丹心陪野菊,换得和平留美名。

行香子·自嘲

★尚苗

本是春苗,翠影轻摇。几经年,身履迢迢。讨名逐利,尘世喧嚣。雾遮萍踪,去何往,堪折腰。

梦断香消,往事且抛。半生伤,权作肥浇。扶栏寻远,碧锁秋涛。观山川娇,白云袅,雁声高。

霜降

★姚庆河

多雨霜降播迟缓,漫岭水飘落园田。
莫道深秋辛辛坚,共同努力度难关。

文峰诗苑

难忘秋雨

□赵军利

2025年的秋天令人难忘。刚过立秋,小雨中雨就连绵不断,足足下了一个多月,淋湿了行人和万物,田间渍涝,空气凝湿,给农民秋收秋种带来了麻烦,也让人到中年的我不禁想起经历连绵秋雨的点点滴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中学,每到深秋的星期天,不是下雨就是刮大风,几乎成了规律。特别是秋收之后的连绵阴雨天,可苦了我们这些中学生。周六中午下学,踩着遍地的泥泞回家。大路不能走,泥潭太多,行走困难。我们就拣田间小路走,一是走的人较少,二是有野草覆盖少了泥泞。只见田间地头,三五成群的学生,身背书包,手撑雨伞,或头顶一块塑料布在细雨中踟蹰前行,不时有人滑倒弄了一身泥。秋风和着雨水打在身上脸上又湿又冷,我们咬牙坚持,走到家时鞋子湿透裹满泥浆。星期天还需把衣服洗洗用火烤干,鞋子刷净用电灯泡烘干。周日下午,我们又背上书包,撑着雨伞,提着家里准备的馒头咸菜返校。看着阴云密布、细雨不止的天空,我们诅咒着老天,但依然向学校进发。

上初三时一个秋雨连绵的周末,家里已经没有做饭用的干柴了,父亲只好劈了一根桐木椽当柴禾,做了午饭。那时一下雨,到处都是泥泞不堪,雨衣极少,胶鞋很少,出门办事可苦了一代人。下午返校时秋雨虽然不下了,但路上都是泥水,我绕到门前的河边走在草地上才出了村,脚上的鞋子布满泥星,草地的尽头又是深可没脚的泥水,我只得又返回家中。想到自己求学的不易,不禁悲从心来,放声大哭。父亲和妹妹不明就里,显得手足无措,也不知如何劝慰。情绪发泄之后,我毅然走出家门,手里提着鞋,赤脚踩着冰冷的泥泞走向学校。父亲默默地送我到村头,站了很久,一直看我走远了才回去。

上高中时,又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周末,返校时需要到八里外的马跑泉汽车站坐公交车。我撑着伞,走村边小路,尽量少踩泥。烟雨迷蒙,路上少有行人。雨越下越大,风也越刮越大,手中的伞几次被掀翻,无奈之下,我只好钻进小桥下躲避风雨。可是,随着雨势越来越大,小桥下的水慢慢涨了上来,我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。虽然走的是田间小路,到了车站,鞋上还是糊满了泥浆,手脚冻得冰冷,坐上车不一会就到了县城。风小了,雨也小了,心里的难受劲平复了许多。

从县城南关仙客来旅社站下车,到县一高还有几里的路,但都是平坦的柏油路,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多了。我穿着湿鞋一路步行,走到老十字街百货商店时,一咬牙把两周的伙食费全拿出来,花了13元钱在商店里买了一双新球鞋。鞋子的品牌是龙牌,鞋底有一厘米高的橡胶疙瘩,既防滑又防雨,一直穿了两年,直到小得不能再穿了。接下来的两周,我借了好几个同学的钱用作伙食费,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支撑到了周末。

2001年深秋,我在县城初中教书,中秋节回老家团圆,又遇上连绵阴雨天。无奈,我骑着自己新买的自行车,带着妻子,妻子抱着四岁的女儿,打着雨伞回家过节。大路上车辆多,稍不注意就会溅一身泥水,于是决定走我上高中时走的小路。从县城骑到马跑泉村,全是柏油路,还算顺利。可下了公路又是“水泥路”,根本骑不成自行车。只好推车前行,不一会车轮上糊满了泥,推不动了,便找个树枝刮一刮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累得满头大汗,妻子埋怨我没有走大路,七八里路竟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近年来,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衣食住行今非昔比,柏油马路串联起了每一个村庄,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都硬化了,再也没有了泥泞。节假日,想回家探亲,自驾车10分钟搞定,再也不怕风雨了。